

著名学者杨天石遍搜密档,汇集中国大陆、台湾、香港以及美国的蒋介石日记及其他资料 五十三载日记展示“陌生的蒋介石”

著名学者杨天石的新书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:蒋介石日记解读1》于近日出版,该书共20个专题,涉及国内政治、对日策略、国际外交、婚姻家庭等关于蒋介石的方方面面,是杨天石先生历年来关于蒋介石研究的精华集萃。新书上市之前,现代快报发现周刊记者采访杨天石先生,解密书中部分精彩内容,来还原一个我们既“熟悉”又“陌生”的蒋介石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

真相解密

杨天石先生在阅读蒋介石日记的同时,结合多年来在美国、日本以及在台北、香港、南京等地搜集的大量资料,对日记进行分析、解读。同时,他运用丰富的史料,分析过去有关蒋介石的一些误传,厘清真相。一些在我们看来已有定论的事情,其实另有真相。

关于蒋介石“不抵抗”“铣电”

过去一直有种说法,“九一八”事变时,蒋介石曾有一《铣电》致张学良谓: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,我方应予不抵抗,力避冲突。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,置国家民族于不顾。

关于这封《铣电》最有力的证据,是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钊的回忆。洪钊当时随同张学良在北平办公,因此,他的回忆有相当的权威性。

此外,还有另一个当事人赵镇藩的回忆说:当年8月,东北军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张学良汇报日军情况,回来后传达说:张副司令已经派人将情况报告了蒋介石,蒋指示暂不抵抗,准备好了再干,一切事先外交解决。

赵镇藩当时是第七旅的参谋长,北大营的守卫者。他的回忆也应该有权威性。一个洪

钊,一个赵镇藩,两个当事人的回忆都证明有《铣电》,《铣电》的存在似乎不容怀疑。

但杨天石先生认为,《铣电》的存在还难以论定。这是因为:第一,洪钊和赵镇藩的回忆均系多年后的回忆,只有片断文字。更关键的是,该电始终不见于各种文献档案。第二,唐德刚先生在访问张学良时,曾就所谓“铣电”内容问起张学良。张学良断然否认,表示:“瞎说,瞎说,没有这事情。我这个人说话,咱得正经说话,这种事情,我不能诿过于他人。这是事实。”

前几年,还曾有人在书中称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“毅荻书斋”的展柜中藏有《铣电》原件,杨天石先生特地电询该书作者,该书作者自己承认:“此书不足为据。”

杨天石先生认为,至少就目前的研究来看,蒋介石没有发所谓《铣电》。

“飞机抢运洋狗事件”的真相

1941年12月7日,日军偷袭珍珠港,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同日,日军向香港发动闪电式进攻,形势危急。当时,香港是英国殖民地,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内的不少军政大员、银行家、文化人,都寄居香港。为避免这些人成为日军俘虏,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,加派航班,力争在日军占领前将这些要人抢运到内地。《大公报》社长胡霖当时在香港,也被列入抢救名单。

12月10日,从香港最后起飞的一架飞机到达重庆机场,《大公报》编辑部派人到机场迎接自己的社长,未见胡霖和其他要人的身影,却见到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、二女儿孔令伟、老妈子、大批箱笼和几条洋狗。次日,《新民报》刊出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所写现场报道,标题是:《伫候天外飞机来——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头》。

“飞机抢运洋狗事件”随后发酵,激起民愤,一致将矛头指向孔祥熙,昆明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孔祥熙。作为孔祥熙的连襟,蒋

介石被此事闹得焦头烂额。

实际上,杨天石先生结合蒋介石日记研究证实,所谓“飞机抢运洋狗”事发后的12月29日,中国航空公司就调查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1941年12月10日香港交通断绝,电话不通,航空公司无法一一通知需要抢救的人员;飞机起飞前,敌机已经来侦查,无法再等,因有空余座位,故有航空公司人员搭机,并尽量装载中央银行已运到机场的公物;至于“洋狗”,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空位,顺便就将狗带到重庆。

关于此事,2006年,当时还健在的孔令仪(孔祥熙长女)曾发声:“当时情况危急,香港到处风声鹤唳,他们是最后一班飞机离港,连位子都没有,行李也来不及拿。”关于那几条“洋狗”,孔称:“狗是属于外国人的。是令伟在机场等他们时,和老外聊天,逗他们的狗玩。”

尽管如此,“飞机抢运洋狗”的故事却以讹传讹,相沿至今。

晚年蒋介石因“女子”和“小人”而苦恼

蒋介石在日记中骂过很多人,包括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。很多人都好奇,那他骂不骂宋美龄呢?杨天石先生给出的答案是:也骂,但骂得很巧妙。

1972年3月17日,重病之中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:“女子与小人之言不可听也。”同年5月27日,蒋介石日记又写道:“独上中兴宾馆视事。近日精神苦痛,以女子、小人为难养也,故拟独居自修。”

蒋介石搬离和宋美龄共居的士林官邸,到了中兴宾馆(今台北阳明书屋),是想远离“女子”和“小人”。杨天石先生解读,这里的“女子”其实是责怪宋美龄,而“小人”则指宋美龄的外甥、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。

孔令侃担任过宋美龄的秘书,深得宋美龄宠信,后长期定居美国,从事对美秘密外交,并被蒋介石聘为“国策顾问”。但蒋

介石在日记中透露,孔令侃犯了很大的错误。犯了什么错误呢?1967年,尼克松访问台湾,并与蒋介石会见。尼克松此行,希望从蒋介石手中得到资助,以便第二年参加总统竞选。会谈中,尼克松未开口要钱,蒋介石则依照孔令侃的主意,闭口不提此事。结果,尼克松空手而归。虽然蒋介石不看好尼克松,然而事实是,尼克松在1968年当选为美国总统,并开始酝酿对华政策的转变,逐渐公开表明对北京的友善态度。

蒋介石为此迁怒于孔令侃与宋美龄,发出“女子与小人之言不可听也”的叹息。

此时的蒋介石,身体已经相当虚弱。1972年6月19日,在蒋介石独居23天后,宋美龄搬来同住。6月27日,蒋介石日记记载“与妻车游”。此后,两人下午多次乘车同游。7月22日,蒋介石突发高烧,确诊为肺炎,从这一天开始,无法再写日记。



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:蒋介石日记解读1》封面



胡佛研究所陈列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



1930年11月12日,蒋介石(右)与张学良在南京中山陵



宋美龄(左)和孔令伟



晚年蒋介石和宋美龄

对话学者

杨天石:
因二档馆结缘“蒋介石”
已读完现存全部蒋介石日记

杨天石



江苏东台人。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、研究生院教授、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。迄今研究蒋介石日记长达30年。合著有《中国通史》第12册、《中华民国史》第一卷、第六卷等,个人著作有《揭开民国史的真相》、《杨天石近代史文存》等。

问:您是国内最早研究蒋介石日记的学者,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角度研究蒋介石?

答: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中华民国史,研究孙中山,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。我在编写《中华民国史》的过程中,得知中山舰事件后,蒋介石曾对人说,要在他死后,看他的日记,中山舰事件的真相才会大白,自此引起我对蒋介石日记的关注。

问: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蒋介石日记?

答:上世纪30年代,蒋介石将自己早年的日记、书信、文稿等交给自己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管。毛模仿曾国藩的做法,将其中的日记编为蒋介石《日记类抄》。1949年以后,毛氏后人将这批资料秘藏在墙壁中,后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管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无意间读到了毛思诚原藏的上述资料。

问:这次读到蒋介石《日记类抄》,对您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?

答:蒋介石《日记类抄》收有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期间的日记,我结合该馆收藏的中山舰事件档案等资料,写成《中山舰事件之谜》一文。该文发表后,胡乔木认为是具有“世界水平”的好文章,并在接见我的时候说:“你的路子是对的,要坚持这样走下去。”

问:还通过哪些途径读到了蒋介石后来的日记?

答:后来我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文物中发现《困勉记》《省克记》《学记》《爱记》《游记》等未刊著作,均摘自蒋介石日记,但时间下延至1942年。2006年3月,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所开放,我受邀前往阅读、研究。该日记逐年分批开放,我又于2007、2008、2010年继续前往阅读,终于用十个月的时间读完了现存蒋介石日记全部,共约53年。